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注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祁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宮

莊子注卷三

晉 郭象 注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當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

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待則無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崖天也必欲盛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謩士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謩没乎反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

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氣不平暢○嗌音益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說音悅惡烏路反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訢音欣欣出則營生距入則惡死翛

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翛音蕭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宜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為志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頯頯太朴之貌淒然似秋殺物非為威也煖然似春生物非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

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已殉人殉彼傷我也○狐不偕古賢人也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箕子胥餘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云比干也胥餘其名他徒何反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沉於河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淨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止若不足而不承也○承迎也又音拯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滀乎進我色也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趣也厲乎其

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厲本作廣云芭羅者廣也謷乎其未可制也豪放而自得○謷志遠貌連乎其似好閉也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悗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為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為時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

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可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拘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為徒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安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塊苦怪反又苦對反徐胡罪反佚音逸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固逃之極然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

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趍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遂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

遇耳未可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樂音洛下同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

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説得之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内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

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豨韋氏上古帝王名挈要也得天地要也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維斗北斗所以為天之綱維終古終古久也鄭玄注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崐崘山名馮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大川河也肩吾山神不死黄帝得道而上天也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帝高陽氏玄宫北方宫也月令曰其帝顓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崔云大荒經曰北海之神名曰禺強靈龜為之使歸藏曰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強案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黄帝之孫也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逢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内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或西方空界之名彭祖解見逍遥篇壽七百歲或以為仙不

死武丁至列星傅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角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葵當作綦聲之誤也偊音禹一云是婦人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

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自毀故無不毀無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攖寧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攖寧

也者攖而後成者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副墨可以副二玄墨也此以下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洛誦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也瞻明神明洞徹也聶許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需役懦弱為役也需待也役亭毒也於音烏謳煦也欲化之貌玄冥強名曰玄視之冥然所名無而非無也玄冥聞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高也寥曠不可名也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

積習而成者蓋增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疑始又疑無是始則始非無名也子杞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杞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子杞崔云淮南作子水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尻苦羔反自說病狀也拘拘體拘攣不伸也句俱樹反指天也句贅項推也其形似贅言其上向也其心閒

而無事不以為患○閒音閑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跰步田反下悉田反病不能行故跰𨇤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樂音洛縣音玄解音蟹下同縣解無所係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耳於理當寐不顧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喘喘川轉反倚其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鼠肝委棄

土壤而已取微滅至賤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則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矣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踴躍也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然而有之不亦妄乎○鏌音莫鋣以嗟反鏌鋣劍名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今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天地可也成然寐蘧然覺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而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無所不任○撓而小反挑徒堯反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循環之名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三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莫然定也有間有頃也曲蚕箔猗於直反辭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

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私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私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無以命之命名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

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縣音玄疣音尤以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疣胡虬反潰胡對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但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小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孟孫才三桓後才其名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遑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究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旦宅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投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杞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一本造敵不及笑獻芥不及蕭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淰雄漂淰不及簞筵簞筵乃入於漻天意而子見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賢士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軹者辭也李云是也黥其京反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似黥乎破玄同以為是非不似劓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藩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

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無莊據梁皆人名無莊無莊飾也據梁強梁也錘鴟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一云鑪謂之瓮捶當作甄鑪甄之間言小處也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然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韲

子分反碎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日新也○長丁丈反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顔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爲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不任其聲儵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

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曰齧缺問道於被衣泰氏上古帝王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懷仁心以結人也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真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出行也經常也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天根人姓名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埌音浪壙埌猶曠蕩也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帠音藝法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情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

生生而順公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陽子居名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也斄音旄牛也藉繩也繫也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化貸萬物而民

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賴吐代反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

子之未懷道也○既盡也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卵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外心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

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生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德杜德機塞吾德之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卵乎此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居大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鯢桓二魚名也一云鯢鯨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審為蟠蟠聚也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淮南子云有九琁之淵許愼註云至深也補

列子九淵作鯢旋則桓當為盤桓審作畨一作潘水之盤回也甞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〇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至順之貌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〇為弟音頽文回反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遜伏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食音嗣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知音智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而遊無朕任物故無迹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苦南海之帝為儵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儵音叔

莊子注卷三

莊子注卷四

晉 郭象 注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拇音母足大指也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音岐謂指有岐也贅

疣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縣音玄疣音尤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衆人為侈耳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横復尚之

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横復慕之慕之而

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擢音濯按也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豈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纍劣彼反瓦危委反一云當作丸結繩言小辨危辭若結繩之纍瓦也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成句一音鈎敝音婢罷也跬音屑敝跬分外用力之貌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名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

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跂其知反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各自是故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鳬音符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也但當任之耳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

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戲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齕李音紇齧斷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蒿好羔反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饕吐刀反貪財曰饕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生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呴況於反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秪足以惑物使喪其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

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

則以身殉天下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槃夷秃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憂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塞博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博塞也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

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志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為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絶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斷而已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身而足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馵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伯樂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雒音洛燒謂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甲雒謂羈雒其頭也羈君宜反勒也馵丁邑反絆也皁才老反櫪也一云槽也馬閑也棧士板反編木作櫨似牀曰棧以禦濕也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生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橛銜也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意善治

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蹊徑也隧音遂道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

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欲也重意者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蹩步結反躠悉結反踶音緹跂音枝蹩躠踶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徒旦反澶漫淫衍也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犧樽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為牛頭鄭玄云畫鳳凰羽飾尊婆娑然也銳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衡轅

前橫木縛軛者也扼又馬頸者也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介倪猶睥倪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縣音玄踶直氏反跂丘氏反好呼報反知音智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

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匵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胠起居反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緘古減反徒登反縢皆繩也扃古熒反關也鐍古穴反紐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剌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

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周人殺萇弘一云刳腸曰胣子胥靡縻也爛之於江中也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

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迹則大盜息矣**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

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

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鉤謂帶也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賊其所寶

則不加刑而自息也○擿持赤反義與擲字同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殫音丹盡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

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

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畧而已○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裹也）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政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罾音曾笱音鉤罟謂網罾魚網也爾雅云嫠婦之笱

謂之罶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罝子斜反罘音浮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罬謂之罦孚覆車也郭璞云今𦊓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漸漬之毒不覺深也猶深害頡滑謂難料理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垢隔角也或云詭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

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惴本亦作端耎耳轉反蠉蝖動蟲也一云惴耎謂無足蟲肖翹音肖下音祁饒反肖翹植物也輕飛之屬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啍啍以已誨人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

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宥音又寬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遷淫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與夫後之世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憂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而萬事失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勝音升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著勸畏也故

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匈音凶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臠卷愴囊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淵默

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攖之則傷其自善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非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劌居衛反傷也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

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縣而天音玄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與妙自塗之夷險

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名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者故全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無以供其求故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遂至於此雕釿音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

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脊脊音籍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此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殊死殊斷也械錮頸及脛者皆曰桁楊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桁楊以椄槢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驕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槢之為哉椄槢械者音息節反椄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椄槢也枘人銳反鑿頭𠕋木如柱頭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嚆矢矢之鳴者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攖也○治直吏反又起呂反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廣成子或云即老

子也空同當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言殺氣多也來吾語女

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夭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多知為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

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土無

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百昌猶百物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當我緡乎逺我昬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揺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雲將子匠反雲主帥也扶搖神木也生東海）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深䐕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大同乎涬溟與物無際○涬音幸涬溟自然氣也解心

釋神莫然無魂坐亡獨往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闚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心欲出羣為衆攜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衆矣若役我之知達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攬音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餘喪矣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用物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

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為天下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處乎無響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挈苦結反廣雅云持也撓而小反以遊無端與化俱故無端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己有己則不能大同也無己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

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其獨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

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易以豉反下注同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難神非天況不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齊於法而不亂御麤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得而止也○物者莫足為也分外也而不可不為分內也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然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莊子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注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注卷五

晉 郭象 注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以一自得為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

下也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羣理都舉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夫

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夫子莊子也一云老子也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

故事無不容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富貴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不樂壽不哀夭所謂縣解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胷中況窮通之間哉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蜕然無所在也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明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

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知不逆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赤水在崑崙山下]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知音智]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喫詬多力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危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人也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明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絯將遂使後世拘

率而制物絯公才反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得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南面之賊也田恒非能弒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華胡化反又胡花反地名也封人守封疆人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鶉音淳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如鶉之居猶言野處而鷇食仰物而足○鷇口豆反主哺鷇鷇食者言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

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閒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閒也○閒音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人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

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録其絶聖棄知之意焉○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故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嘗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下豆反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昭察以合之○緡武巾反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强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則撟其性情也夫子仲尼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言其高顯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猶竹鼠也一云執留

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猨音袁狙七徐反便婢面反言便捷見捕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獨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于自然將閭葂見

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摇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揺而揺之則雖揺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讓堯舜而推之為兄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晋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槹本又作橋或作皐同音羔桔槔也吾師謂老子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

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於于並如字本或作於吁音同夸誕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

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亡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謷五羔反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物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

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閒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瘍音羊頭創也言創以喻亂求虞氏藥治之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故以為榮○禿吐木反髢大細反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標方小反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枝胡孝反一本作枝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者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

當而不知以爲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諛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

者更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

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大聲謂咸池六英之樂也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荂況花反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以二缶鍾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所

適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同之不推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薫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内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惾子公反困惾猶刻賊不通也鷸尹必

反烏名也一名翠似燕紺色出鬱林取其羽毛以飾冠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積謂滯積不通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毘赤反謂四方開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鐃乃孝反又女交反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

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鄉許亮反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冢宰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間音閑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樂音洛下同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韲自韲耳非吾師之暴戾○韲子兮反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

壽○長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況反下王天同祟雖遂反禍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

哉天樂而已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令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斷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為有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所景反原除省瘵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然之序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迕音悟橫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用於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敖五報反）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静）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施始豉反）堯曰膠膠擾擾

乎自嫵有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藏書藏其所著書也徵藏才浪反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老聃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孔子時老子號也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繙音煩煩寃也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物本亦作勿愷開待反樂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意於其反不平聲也下同幾音机本作頎云頎長也後言長也迂音于

無私焉乃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私而公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

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收養也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無愛也○放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偈居謁反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士成綺人姓名也百舍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趼古顯反胝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趼蔬讀曰糈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一云如鼠

之推壞餘益疏外也而棄妹不仁也無近恩故曰棄○棄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未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恒有餘○生熟生膾也一云生熟謂好惡也而積斂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積子亦反斂力檢反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顯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郤去逆反或云息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去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再受其殃一毀一譽

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具容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頯然高露發美之貌○頯去軌反本又作顯而口闞然虓豁之貌○闞許覽反虓火交反而狀義然踶跂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邊竟

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陲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棅音柄威權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為也世之所

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絶學去尚之意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

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皆自爾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為于偽反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施音弛樂音洛勸本作倦云讀曰隨言誰無所作主隨天性來運轉無已也上時掌反彷薄皇反徨音皇本作旁皇颷風也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待問其故也但當順之○祒音條巫咸殷相也祒奇名也六極四方上下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

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郢楚都也在江陵冥山北

海山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濡沫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

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領反棄除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聲音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

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蟄音執爾雅云靜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

之道無不周也○阬苦庚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任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耳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唱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說音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惑必遙反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太和也○祟雖遂反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重意記中庸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大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莊天運篇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蘓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蘓眯音米物入眼為病也厭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

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桔音結槔音羔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柤側加反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沛音貝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

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名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節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宜若無滯而舍於一宿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

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日從其簡故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湮音因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寢矣外物物之雖小而傷性已大矣○噆子合反齧也通昔皆夜也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憯七感反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挈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黑黔巨淹反黑也黑

白之朴不足以為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觀古亂反一本作讙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為于偽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種章勇反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

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蠇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憯七感反蠇音例蠆許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明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孔子謂老

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鉤取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

故曰風化○鶂五歷反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獅類帶山有鳥其狀如烏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牡牝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鳥鵲孺如喻反乳而生也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傅直專反沫音末傅沫者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遂反者化蜂之屬也取桑蟲祝使似已也

案即詩所謂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不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

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注卷五

莊子注卷六

晉 郭象 注

刻意第十五 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若鳥之嚬呻也道音導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淡寂漠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易而無難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累生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衆必是焉）無鬼責（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疲○罷音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淡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

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銅鑄為名劍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鞟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疎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矣○樂音洛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

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冐彼也若以此冐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朴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澆古堯反本亦作澆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

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興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遊於坦途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使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樂音洛下皆同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

内足而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覺及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大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内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内其置倒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涯也灌古亂反涇音經涇徑也直度曰徑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

其間○河伯姓馮名夷一名水夷一名巳見太宗師運命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盡注忍反北海故云東海之北是也目盳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盳洋猶望洋仰視貌向若向音嚮許亮反若海神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

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謂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負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視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

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等級不可相跂○礨力罪反空音孔小穴也一云小封也稊徒兮反小米也爾雅稊似稗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

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生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曏今故曏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故生而不

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說音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垺普回反盛也殷衆也。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

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不多仁恩無害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為于偽反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不多食乎力足而已不賤貪汙理自無欲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行下孟反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辟四亦反為在從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擾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

之不可為倪[故玄同也]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大人無己[任物而已○己音紀]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足也○惡音烏下同]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

丘山也則差數覩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 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 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

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小船也一云屋棟也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鵂夜聚食蚤蝨不失也一本作蚤音文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性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師是或云師順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音㑹下同去哉○舍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謝代也施用也不伐其德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

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所同求○繇音由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所在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掩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欲不

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

是非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德矣蹢躅而屈伸與機會應者有斯變也○蹢丈益反躅音濁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要於妙反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不可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絡之可

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

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塊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夔求龜反一足獸也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蚿音玄馬蚿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為神遊外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䲡一作䠓）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聖人為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孔子遊於匡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常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顔尅時與虎俱後尅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尅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知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蠏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

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口埳井壞井也井榦井欄也諸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梵側救反如闌以塼為之著井底闌也蚈音寒井中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小羡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蚷音巨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無不至也跐音此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索所白反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

效彼兩失之○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邯音寒鄲音單趙國都也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呿起據反司馬云開也濮水陳地水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

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盤旅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謂所好不同願各有極○鵷鶵鸞鳳之屬嚇怒拒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

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儵音由白魚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樂音洛篇内下出者皆同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惡烏路反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疎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惽音昏）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蹲七旬反）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

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誙亡耕反）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物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鏗鏘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之天無為

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芒李音荒又乎晃反下同芴音忽下同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殖耳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

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場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

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髑音獨髏音樓髐若堯反從子用反縱逸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

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

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註爾雅云形似鳳皇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種章勇反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

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得水則為䵷此古絶字音絶今讀音繼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得水土之際則為鼃戸蝸反蠙步田反又音賓之衣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緜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生於陵屯阜也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溼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鬱栖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栖在陵舄之中則化為烏足也一云鬱栖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化為烏足也烏足之根為蠐音齊螬音曹一本作螬蠐云蝎也其葉為蝴蝶音蝶蛺蝶即蝴蝶也草化為蟲蟲化為草未始有極蝴蝶胥也一名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得

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反新出皮悅好也鴝其俱反掇丁活反乾音干沫音末口中汁也斯彌蟲也食如字一本作蝕醯許兮反蝕醯若酒上蠛蠓也頤以之反輅音路一音洛黃軦音況頤軦蟲名九猷音由九宜為久久老也猷蟲名也瞀莫豆反芮如銳反腐音輔蠸音權亦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忽鼠也羊奚比毗志反箰息尹反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未聞程生馬馬生人俗本多誤故具錄之

莊子注卷六